

天下文化

失控

—解讀新世紀亂象

Out of Control

—Global Turmoil on the Eve of the 21st Century



by Zbigniew Brzezinski

陳秀娟 譯





社會人文(56)

封面設計 / 吳秀麗

失控

——解讀新世紀亂象

布里辛斯基 著 陳秀娟 譯

失控：解讀新世紀亂象 / 布里辛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 著；陳秀娟譯。--第一
版。--台北市：天下文化出版；[臺北縣三重
市]：黎銘總經銷，1994[民83]
面；公分。--(社會人文；56)
譯自：Out of control: global turmoil on the
eve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SBN 957-621-235-9(平裝)

1. 世界史 - 1945- 2. 美國 - 外交關係

712.85

83008098

社會人文 56

失控——解讀新世紀亂象

原 著 / 布里辛斯基

譯 者 / 陳秀娟

責任編輯 / 江孟蓉

特約美編 / 楊美智

封面設計 / 吳秀麗

社 長 / 高希均

發行人 / 王力行

主 編 / 符芝瑛

法律顧問 / 陳長文律師 董安丹律師

出版者 / 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 台北市104松江路87號四樓

電 話 / (02)507-8627

直接郵撥帳號 / 1326703-6號 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電腦排版 / 龍虎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製版廠 / 利全美術製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廠 / 鴻展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裝訂廠 / 台興裝訂廠

登記證 / 局版台業字第2517號

總經銷 / 黎銘圖書有限公司 電話 (02) 981-8089

著作權所有·侵害必究

著作完成日期 / 1994年5月

出版日期 / 1994年9月15日第一版第一次印行 (1~6000本)

定價 / 250元

原著書名 / *Out of Control*

Global Turmoil on the Eve of the 21st Century

by Zbigniew Brzezinski

Copyright © 1993 by Zbigniew Brzezinski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harles Scribner's Sons, an Imprint of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Inc.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1994 by Commonwealth Publishing Co., Ltd.

ISBN: 957-621-235-9(英文版ISBN: 0-684-19630-1)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調換。

Out of Control

— *Global Turmoil on the Eve of the 21st Century*

by *Zbigniew Brzezinski*

作者簡介

布里辛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

布里辛斯基曾任卡特時期的國家安全顧問，現任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顧問，並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保羅尼茲國際研究學院」(Paul Nitze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擔任教授，講授美國外交政策。著有「大潰敗」(The Grand Failure)、「遊戲計畫」(Game Plan) 等書。

譯者簡介

陳秀娟

台大人類學研究所畢，曾任職出版社、雜誌社。現專事翻譯，譯有「科技夢成真」等書。

2000/1/10

序

二十一世紀的解答

張京育

二十世紀已到盡頭。

雖然歷史不會只因年代而分割，有識之士總不免要在此一百年的分水嶺上，檢討過去，探索與策勵將來。布里辛斯基先生的新著，也是衆多努力之一。

布氏在前言中開宗明義的說：「本書不是預言，而是針對當前世局所提出的緊急警告！……我擔心全球變局失控。」這項警告是在全球性共產勢力崩潰、民主思潮澎湃後提出，值得吾人反思。

二十世紀可以看成是人類遭逢浩劫的世紀。非僅千百萬人死於戰爭與迫害，更令人難以接受的是：戰爭的罪魁禍首或人羣迫害者所依恃的教條：法西斯主義、納

粹主義、共產主義、軍國主義、瘋狂的宗教教義、極端排他的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等，在不同時代曾被許多人奉為「真理」，以之作爲發動侵略戰爭、征服其他民族、迫害自己人民的依據。更諷刺的是：這些大獨裁者與大劊子手在生時往往享有極高的「榮耀」！

另一方面，二十世紀又是人類飛躍進展的世紀：在科技與衛生保健方面的成就，遠逾前代；教育與農、工、服務業的發展，也傲視前代。民主政治、自由經濟、福利國家、多元社會的觀念，在二十世紀末葉無疑已成思想的主流。

然則在多年的冷戰終結、共產主義制度進入歷史之際，布里辛斯基何以仍然憂心忡忡呢？布氏觀察到：

——極權的失敗並不意謂民主自由一定勝利，或已經勝利。

——向民主轉型的國家仍然障礙重重。即使在民主國家，「民主政治只是個架構，仍必須填上有意義的實質內容。」

——人類擁有強大的毀滅力量，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到全球，而防止人類使用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機制並不完備。

——全球的分化力量仍比整合力量強，地區衝突加劇。

——僅存的超級大國——美國，因本身的文化弊病而非經濟因素，難以真正領導世界。

——大部分人類仍在為基本的生存問題奮鬥；南北衝突更形尖銳。

——如果人類欲望沒有上限，道德規範沒有下限，則人民的自由就不附帶有責任感。

——人類自制力愈來愈薄弱，生命的意義愈來愈模糊。

根據以上觀察，人類可說站在一個十字路口。

十字路口的反思

相對於自然界來說，人類因科技與組織所產生的力量是空前的。人們可以運用這些進步的科技與組織為人類造福，同時維持人與自然界的和諧，並使人與自然的關係成爲一種永續並存的良好關係。然而，人的自私、貪婪、短視、愚蠢與自大，使大自然生態環境不斷破壞，物種不斷絕滅，最後當然會損害到人類的生存環境、生活品質與經濟前景。

就人類政經生活的準則來說，政治上的民主與參與、經濟上的自由和基本生活

的保障，社會上文化與傳播的多元化，已是今日多數人接受的價值觀，不少先進社會也已經實踐了這些準則。但是人們究竟是利用這些自由與權利來追求個人與社會的適性發展，實現生命中求真、求善、求美的理想呢？還是以放任與放縱來詮釋自由；以不勞而獲、犧牲羣體、滿足個體作為福利的訴求；以自我膨脹、自我中心、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態度，來行使其政治權利與從事其政治活動呢？這對人類的未來，影響至大。換句話說，沒有責任的自由、沒有道德的政治、不講貢獻的權利，合理嗎？能有積極意義嗎？可以長期維持嗎？

自有政治組織以來，人類即在不斷探尋生命的意義。如何求生，不只是個生理學上的問題，也是個倫理學上的問題。為何而生，不只是自然人的問題，更是社會人的問題。對於前者，科技給人帶來機會，也帶來危險。對於後者，二十世紀人類又給二十一世紀人類留下什麼樣的遺產呢？今日哪些社會比較圓滿的解答了這個問題呢？

就羣體與羣體的關係來說，二十世紀的戰亂與衝突，顯示作為個體的人，固可因種種原因以非人道方式對待其他個體；人而成羣後所形成的集體偏見和迷思，往往成爲一個人羣以殘酷手段對待其他人羣的藉口與護符。當然，爲消弭戰亂，本世

紀有國際聯盟與聯合國的成立，有歐體及其他區域組織的建立。種族滅絕、侵略戰爭，都被視為國際法上的犯罪。二十一世紀的人類能否記取教訓，登上文明另一高峯呢？

去掉了文化、教育、道德與制度，「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展望新的世紀，人類所面臨的，似乎仍然是千百年來所面臨的問題——文化、教育、道德與制度。每一個時代都曾有不同的答案。二十一世紀的人類又會有什麼樣的答案呢？

（本文作者為行政院政務委員）

楔子

誰是歷史的主宰？

本書不是預言，而是針對當前世局所提出的緊急警告！書中從國際局勢的現況，談到二十一世紀初可能發生的問題，以及我們必須嚴加防範的事。我擔心全球變局失控，主要導源於我對當前各種政治含義與訊息的主觀詮釋。因此，書中除了我對時局的診斷、對未來的預測，還有一部分是個人的呼籲。

我所提出的見解，偶爾會涉及哲學領域，因為在這個普遍政治覺醒的時代，要探討現代國際政治議題，很難不觸及人類技能進步及主流人道精神改變所造成的後果。

我之所以提出本書的論點，是因為意識到人類近代歷史急遽的變化，以及歷史

軌跡的不確定性。歷史並沒有結束，只是被壓縮了。過去，每一個歷史新紀元都明顯易辨，我們輕而易舉的便能描繪出歷史行進的軌跡。然而當代的歷史事件片段而糾葛，嚴重混淆了我們對歷史的認知以及對未來的預測。

換言之，我們所生活的世界和我們所了解的世界，實際上差距極大。當我們的理解跟上社會現實時，世界可能又演變成現今無法想像的狀態。這種不連續性，是當今歷史的重要特質。要掌握這個紀元的時代意義，詳細的反覆辯證勢所難免。

思想是行動的引擎

傳統價值觀的崩潰（尤其是在先進國家），使我們愈來愈難以了解當前日益普遍的分歧現象，更別說是了解未來。極權主義的教條已遭到唾棄，大家應拍手叫好；然而宗教界定道德標準的角色卻已沈淪，代之而起的是消費主義的社會思潮。人類控制自我及環境的能力雖大幅提高，對物質的欲求卻與日俱增，而社會在道德及自制方面的標準也逐漸模糊。這種倫理的混亂，使我們對歷史更難以理解。

本書一個重要前提，即思想是引發政治行動進而塑造世界的動力。這些思想可簡可繁、可好可壞；有時是眾所周知的事，有時又是鮮為人懂的理念；有時是具有

魅力的人物所提出的主張，有時卻又是大家一致的想法。由於我們身處全球政治覺醒的時代，政治思想的影響力極巨，它既可凝聚智識，也可混淆智識；既可帶來政治和諧，也可能引發衝突。

本書的論述將特別針對以下三個廣泛的問題：

一、二十世紀，極權主義（廣義來說）或共產主義（狹義來說）意識形態的大潰敗，在國際事務上究竟具有何種歷史意義？

二、當時序邁入二十一世紀，世界地緣政治與理念是何形貌？

三、前述問題對美國在世界上的角色及美國社會而言，具有何種意涵？

這幾個問題都很龐大、複雜，同時兼具時代性與重要性。我打算以個人的看法直接解析，而不是以堆積如山的文獻資料做出一篇學術報告。我要讓讀者清楚掌握我的論點，自行判斷我所提出的觀點是強而有力，還是模稜兩可。不過，我還是得事先聲明，這不是一本政策性書籍，不能提供立即解決複雜問題的方案。我所討論的議題，都是長期歷史潮流所種下的棘手問題，若想徹底解決，首先必得重新評估基本的政治及社會價值觀。

我的論據部分衍生自個人過去的幾本著作。在「兩個時代之間」(Between

Two Ages) 一書中，我聲稱美國正領先世界其他國家，進入一個新紀元，這不僅帶來困擾，也帶來希望；而蘇聯則可能陷於工業發展初期的泥淖中，動彈不得。在本書中，我將會重申這些論點。

在「遊戲計畫」(*Game Plan*) 中，我認為由於蘇聯體系內部出現弱點，美國在冷戰期間仍能以和平的方式居於優勢。一九八九年的「大潰敗：二十世紀共產主義的生與死」(*The Grand Failure: The Birth and Death of Commun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一書中，我則指出共產主義氣數已盡，世界已經邁入後共產主義時代。

解讀世界局勢

本書的論證依據下列四個階段發展而成：

一、極權主義崛起，操控二十世紀的政治，可說是一種有組織的瘋狂政治。它不僅造成空前的血腥暴力，同時也暴露出某些人意圖徹底控制人類最熾熱的野心。這種想要建立高壓式烏托邦 (*coercive utopia*，也就是地球上的天堂) 的企圖，最後雖告失敗，卻已使得歐洲自兩百年前法國大革命所解放的理性與理想動力誤入歧

途。

二、極權主義的潰敗，恰巧與全球性的政治覺醒同步進行。這個巧合使自由民主的架構得以普及全世界，為全球政治的共識奠下基礎。然而，以目前狀況來看，全球的分化力量仍然比整合力量強。

先進國家在自由民主的內涵中挹注了一種生活形態——我稱之為「放任的富裕」(permissive cornucopia)。這種趨勢日甚一日，妨礙了西方政治訊息向全球的擴展。而隨著人類藉由基因或其他科學方式改變生理的能力提升(兩者都不受道德的限制)，以及個人自我滿足的欲望不斷升高，人類的自制力也變得愈來愈薄弱。

相反的，在富裕的西方國家以外地區，人類的生活泰半還是局限在基本的生存問題上，而非消費問題。這種分歧阻礙了全球的共識，使世界隔閡日深，危機重重。

三、今天，美國是世界惟一的真正強權，它之所以能如此，是因為傳統的國際政治已轉化為全球政治：在現代通訊及經濟流通的推波助瀾下，政治已成爲勢力向外擴展的過程。當國內和國際的界線不再丘壑分明，真正的全球社會才有可能降

臨。

但是，這裏產生了一個問題：在全世界缺乏一套共同價值觀的情況下，世界強權能否永遠握有優勢？

當然，美國的力量不容質疑，在可見的未來，它也不太可能遭到其他對手的挑戰。不論日本或歐洲，都無法取代美國。毫無疑問，美國的全球地位在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只不過「放任的富裕」已是美國當前文化中的隱憂。除非能建立一套新的道德標準，稍加收斂消費欲望，否則，儘管目前尚無可與美國匹敵之國，美國的優越地位也將是岌岌不保。

四、互賴關係日強的單一全球政治正在成形，美國卻因本身的文化弊病而非經濟因素，難以施展世界領袖的權威，這種情況勢必使全球不穩定的情況惡化。從地緣政治來看，蘇聯的瓦解必然造成歐亞地區的衝突加劇，而毀滅性武器的擴充，更使這個問題雪上加霜。後共產主義世界的危機加劇，會妨害全球對民主的追求，並刺激煽動性言論的再現。此外，南北之間的衝突可能趨於尖銳，貧國聯合起來對抗富國（也許是以中國大陸為首）的局面也可能出現。